

青春小说

来自天堂的消息

安武林◎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自天堂的消息/安武林著—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

(青春小说)

ISBN 7-5301-1302-X

I. 来 ... II. 安 ...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1680 号

来自天堂的消息

LAIZI TIAN TANG DE XIAOXI

安武林 著

*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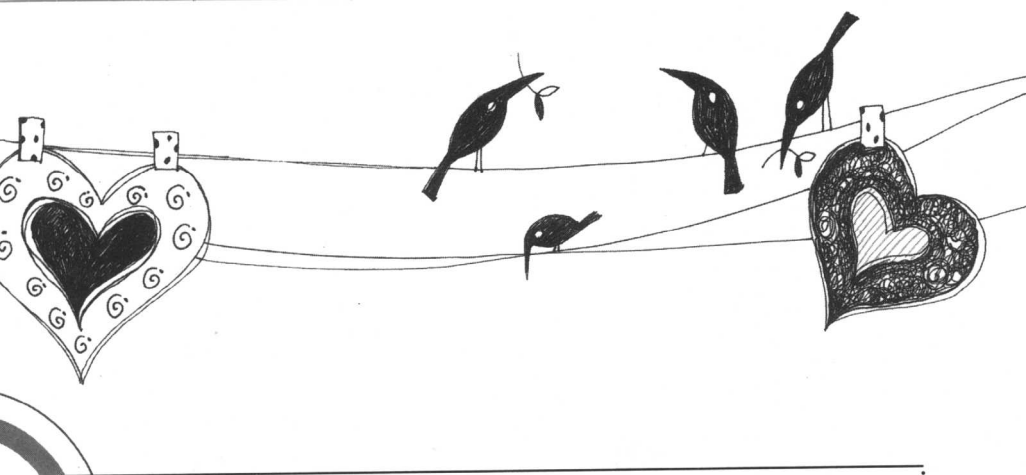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 7-5301-1302-X / I · 515

定价：12.00 元



第一章 素不相识的女人 (1)

第二章 狭路相逢 (14)

第三章 神秘的文具盒 (26)

第四章 较量 (39)

第五章 张梅老师的秘密 (51)

第六章 天堂里的歌声 (63)

第七章 一个吃里扒外的坏主意 (75)

第八章 阴谋大曝光 (87)

第九章 两个人的车站 (99)

第十章 飞来的横祸 (112)

第十一章 听爸爸讲那遥远的故事 (125)

第十二章 了不起的发现 (140)

第十三章 一个并不陌生的陌生人 (155)

第十四章 特殊的晚餐 (168)

第十五章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妈妈 (182)

第十六章 一棵开花的树 (193)



第一章

素不相识的女人

我听见哗哗啦啦的钥匙转动的声音，连头也没有抬。

听着那坚实而又自信的步伐，我就知道是爸爸回来了。除了爸爸，也还只能是爸爸，没有第三个人有我们家的钥匙。

随后，一阵女人的香气飘进屋里。我皱皱眉头，哦，又换了化妆品。

我心里说：“真讨厌！”

我侧过身子，转向墙壁的一面，更高地摊开了手中的杂志，以此来证明我是多么全神贯注。

沙发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声。

但是，我敏感地意识到今天的情况有点特别。因为耳边没有响起一如既往的、嗲声嗲气的问候声。我感觉有一个人正站在我的背后，而这个女人不是老爸的秘书。

我猛地转过身来，像一只灵巧的小鸟。

天哪，我扔掉手中的杂志，差点向这个女人的

怀里扑去。我站了起来，无限迷恋地注视着面前的女人。她松松垮垮的、宽大的衣服里，包藏着修长而又充满活力的身躯。那一头如瀑的长发，黑得像发亮的煤块。尤其是她明净的额头下面的那一对会说话的眼睛，正洋溢着快活和柔情的光芒。我敢肯定，她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但是，我又好像在哪儿见过她。我困惑地望着她。

“嘿，你真用功啊！”她说。

她的声音很好听，但不是我习惯了的声音。我失望而又沮丧地垂下了睫毛，淡淡地说了一句：“瞎看呗！”

我的心还怦怦跳个不停，但不是因为自己的唐突和冒失而感到不好意思。我像一个早已习惯了在悲伤和无望中面对黑暗的人突然面对咄咄逼人的阳光，有点不适应的、受伤害的感觉。

我卷着自己的书，溜回了自己的房间。我纳闷了，爸爸的秘书——那个莎莎小姐——哪儿去了？我知道爸爸很喜欢她，而她似乎也没有什么缺点，但我就是不喜欢。

莎莎小姐像是一块糖，粘人。我知道她很想赢得我的欢心，因为这和她一生的幸福有关。但是，她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成效。我没有给她机会，也许我已经有点喜欢她了，但她始终不能明白。她总是

带着淡淡的忧伤、亲昵地抚摸着我的头说：“真是个小可爱的小人儿！”

有多少个女人走进过这个家门，我已经记不清了。也许爸爸早给她们交代过什么，所以她们总是使出浑身的解数，想把我一举拿下，但我无动于衷。我只是感到可笑，她们的表演太拙劣了，俗不可耐。

跟这些女人比起来，那个莎莎小姐我倒是有点喜欢。可是，她今天为什么没来呢？我相信她永远不会来了。爸爸从来不会带什么不相干的女人回家。他要带我喜欢的女人回家。可是，他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准确地说，爸爸带回来的都是女孩，还没有做过女人，没有做过母亲。女人和女孩有什么不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女人和女孩的眼睛里的那种光芒是不同的。

“果果，果果，你在干吗？快出来啊！”爸爸在外面喊我。我听出来了，他的声音中有点迫不及待的焦灼感，还有掩饰不住的快乐。

我不耐烦地说：“找我有什么事，你们大人谈话我不感兴趣！”

每一个女人到我们家，我都会给她一个下马威，让她知道我在家里的绝对权威和绝对地位。我不知道她们是否明白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意思是想告诉她们：我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可以被征服的

人，要接近我可不大容易。

我夹着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从自己房间里走了出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又打开了这本书。说实话，我的心思已经不在这本书上了。因为这个奇怪的女人，我几乎不能保持镇静的姿态了。

她微笑着，只是默默地看着我，这使我心慌意乱。我很希望她能对我说点什么，这样我会把我以往的经验派上用场。可是，她什么都不说。面对她的耐心，我提醒自己：镇定，镇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

爸爸说：“果果，爸爸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花花，你以后叫她花姐就行了！”

“哈，你是花，我是果，我们是在一棵树上啊！”我快活地说。话出口后，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说明我对她有好感。

这个叫花花的女人说：“一棵树上应该有花，有花就应该有果子。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尽管其中有很多误解和不适应。但我相信所有的成功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什么意思？在暗示我？我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我偷偷瞥了一眼爸爸，哈，他眯缝着慈祥的小眼睛，也在打量我。哼，这肯定是一出共谋合演的戏。

我合上了书，不客气地说：“有的树开花不结果，有的树结果不开花，有的树无花也无果！”

这个女人说：“哈，没想到你还蛮有思想的，出口成章嘛，好厉害！”

我的嘴巴紧紧地闭上了，我决定不再理睬这个女人。因为，我感觉我的心里甜滋滋的，她的话就像一滴露珠落在我饥渴的心里了。

爸爸不失时机地插嘴了：“嘿，果果，你花姐是个博士呢。”

我开玩笑说：“爸爸，你这个小学毕业生是不是很得意啊，是不是想弥补个人的遗憾啊！”我的话很不恭敬，但是我知道爸爸不会生气的。

爸爸打了个哈哈说：“是啊，爸爸是个大老粗嘛，所以才喜欢有知识的女性。”

我说：“正好，让花姐给你辅导辅导，实在不行，让她给你做秘书也可以啊。”突然，我觉得我的话有了严重的漏洞：那莎莎姐呢，我这不是挤兑人家吗？再说，我爸爸是个很认真的人，一向对我的话言听计从。

我马上又问道：“爸，莎莎姐呢？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她了。”

爸爸说：“她不做秘书了，因为她工作很出色，我提拔她当了一个部门的经理。嗨，我告诉你啊，

花花姐是我请来给你做家庭教师的。”

什么什么，给我做家庭教师？我恼怒地盯着爸爸。我什么时候需要家庭教师了？爸爸竟然不和我商量，就自己做主了，而且这是和我有关的事。我有点伤心和委屈。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爸爸慌了：“哎，果果，爸爸没有征询你的意见。这是个愚蠢的举动，你知道爸爸小学毕业，没文化，粗心大意惯了。可是，你花花姐她是一个……”

爸爸的话没有说完，就终止了。我看见花花姐在向他使眼色。爸爸可真听话啊。我很生气，这个花花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花花姐说：“果果是一个优秀的孩子，优秀的学生，哪儿用得着我辅导呢！我知道你喜欢看书，我也喜欢看书，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啊。比如说，谈谈塞林格什么的。”

哦，她看过《麦田里的守望者》？我好奇地打量着她，我不相信她真的看过这本书。因为爸爸带来的所有的女人，都会在我一本书的考验中败下阵来。我奇怪的是，她们大学毕业、硕士毕业，竟然对有些名著出奇地无知。真不知道她们在看什么书。也许她们会抱歉地说，这不是我的专业。但我不会接受，我是什么专业啊？我还没专业呢。

我激动地、甚至有点冲动地说：“我很喜欢这本



书，尽管我不喜欢小说中的主人公。”

花花姐说：“你不介意我参观你的书房吧，我想看看你有什么书。这可是你的隐私哦，我并没有别的想法。和你一样，我对书也有强烈的好奇心。就算你拒绝我，我认为也是应该的。我保证，我不会伤心。”

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真心话，但是，我听着很舒服。她的话很有趣，听起来像是小说中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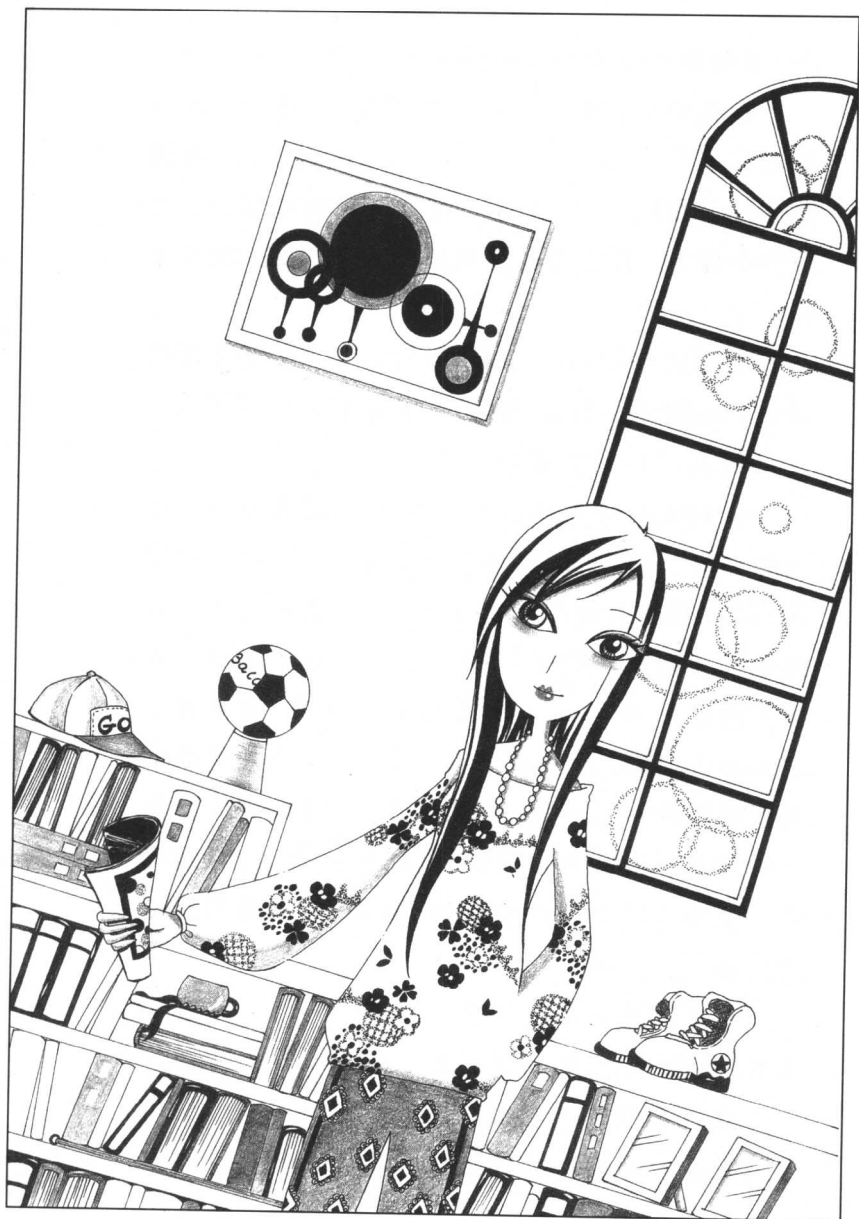
我说：“欢迎参观！”

我们家的房子要多大有多大，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书房。这些书，都是我开好书单后，让爸爸给我买的。爸爸公司里的员工出差时，爸爸往往会委托他们一项特别的任务：给我买书。爸爸有时候也会和他们开玩笑：可不是我喜欢读书哦，这是我们家小公子要看的。我看书有一个习惯，比如说我读到茨威格的一篇小说，很感兴趣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想看看他所有作品的想法，而这个时候，我又会对他本人的生活产生兴趣。那样，我又想得到他的传记、日记和书信。

花花姐进了我的书房，大大地尖叫了一声：“老天爷，晕。我敢说，你的藏书比大学教授的藏书都多。”

我自豪地说：“这得感谢我爸爸！”

花花姐睁着明亮的眼睛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爸爸有钱，我才能买这么多的书，才能有这么大的房子放这么多的书。他很开明的，我买什么书他都没意见。这一条，很多很多爸爸妈妈做不到哦。他们总是对自己的孩子说这不准读那不准买。”

花花姐说：“这是很愚蠢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读过四大名著了。”

花花姐站在我的书架前，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她一会儿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看一会儿，放回去，又抽出一本书。天哪，我敢说，她一定是把她身后的我忘掉了，她一定是把我的书房当成图书馆了。奇怪的是，我竟然能够忍受这种冷落，而且很兴奋。

我看得出来，花花姐确实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一个人在看书的时候，如果把整个世界都忘掉了，才是最高的境界。以往，也有不少女人对我的书房由衷地表示过赞叹，但她们从不肯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她们对书没兴趣。

突然，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我循声出去一看，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原来是爸爸坐在客厅里翘着二郎腿，在看报纸。他一边晃动着二郎腿，一边吹着口哨。

我怒气冲冲地说：“老爸，你能不能闭嘴，花花

姐在看书呢。一个人看书的时候,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爸爸像是不认识我似的,紧紧盯着我看了数秒钟,然后冲我做了一个鬼脸,吐了吐舌头。

当我又蹑手蹑脚地回到我的书房时,花花姐还在一动不动地看书。我重新溜了出来,轻轻地附在爸爸的耳边说:“老爸,让花花姐给我做家庭教师吧!”

爸爸故意板起了面孔,严肃地说:“哦,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称职,也不知道你什么需要辅导。我需要慎重地考虑一下。”

我急切地说:“老爸,我的作文需要辅导。语文学的好不好,全看作文写得好了。当然,说了你也不懂。好了,我不用求你,你看着办好了!我看你下一次带她来,还有什么借口,哼!”

爸爸笑了:“好啊,这书读多了,脑子也好使了,哈哈,你在威胁爸爸!”

这时,花花姐从我的书房里走了出来。她抱着一本书,笑吟吟地问道:“啊,你们在说什么呀,那么神秘,那么亲密,让我这个局外人既羡慕又嫉妒!”

爸爸说:“啊,我得给你付工资了。这个学生交给你了!”

我说:“错,是帮你补课,老爸。”

花花姐眉毛一扬,高兴地说:“算了,你们爷俩我一起补。工资嘛,我只收取一份。说定了,我不



喜欢讨价还价。”

她把书一合，坐在沙发上了。她捋了捋长长的头发，有一阵微风从我的面颊上飘过。她好像有点疲惫。

花花姐说：“你们不饿吗？我有点饿了。我提个建议，咱们是不是该吃点东西了？当然，如果做的话，我没有问题。我想还是在外面更隆重一些。我收了一个得意的弟子，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她看着我，然后又看看爸爸。

她又说道：“这买单的事嘛，好商量。”

突然，爸爸的手机响了。爸爸很不高兴地看了看手机，对我们说：“我感到这是个棘手的事。很扫兴，但愿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约定。”

爸爸走进另一个房间，他从来不让我听他的电话。

我小声咕哝：“有什么秘密嘛，还神神秘秘的。”花花姐在场，我觉得很没有面子。想想看，爸爸平时有多少事瞒着我？我相信，至少他给花花姐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

花花姐说：“哦，兴许你爸爸是对的。比如说他有了烦恼，他肯定不想让你分担；他有了快乐，有时候也无法让你分享！比如说，此刻他的钱包里没有钱的话，他准不会去打你的主意。我敢说，他一定在翻箱倒柜找钞票呢！”

找钞票，鬼才相信呢。他的衣兜里全是信用卡。差不多都能凑成一副扑克牌了。我偷他一张用用，他都不会发觉。不过，花花姐说的话就那么好听。我说不上来那种感觉。我要是能说上来的话，我一定找一个恰当的形容词。

爸爸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咧着嘴，嘴边挂着一丝苦笑。我想：“坏了，八成他又有什么麻烦事了。”

果然，爸爸说：“很抱歉，公司有点麻烦事，需要我去处理一下！但是，我就是搞不明白你们两个谁该照顾谁？一个是小主人，一个是家庭教师。哈哈，好为难！”

花花姐说：“得得得，你不在，还有你说话的份儿么？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我们可以协商解决，对吗，果果？”

我点点头，鬼使神差一样。但是，花花姐叫我果果使我感到很不自在，这太幼稚了吧？还不如叫我蛭蛭呢。我更希望她能直呼我的名字——米果儿！当然，这很重要，她不能像我爸爸那样喊我果果。我不是个小孩子了，这关系到我的尊严问题。

我说：“花姐，你能喊我米果儿吗？那样我会很高兴的。而且，我们相处会更容易一些！”

爸爸冲着花姐挤挤眼睛，夹着他的小皮包急匆匆地走了。什么意思？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我



疑惑地盯着花姐飞满红晕的脸颊，想从中找到蛛丝马迹。但是，花姐马上又严肃了。哼，真搞不明白，大人为什么变化如此多端，而且如此之快。

花姐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米果儿同志，我深刻地记住了。类似的错误将不再发生。我并不是故意的，当然，我也相信米果儿同志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小男生，你说对吗？”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一败涂地的。我只记得当时心慌意乱地回答了她是：是，是的。这个女人总是站在胜利的一边，她的心里一定很得意吧？哼，没那么容易，我也是久经沙场的人了。爸爸带回来多少个女人啊，她们都在我的面前失败得一塌糊涂的。我不知道爸爸在心里恨不恨我，他可能认为我是在故意和他作对。不不不，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和爸爸不能在我们最需要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也许……也许……我根本没有错。

“走啊，我们吃饭去，米果儿！”花姐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肩头上，我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好像受到了意外的侵袭……



第二章

狭路相逢

我和花姐走在大街上，心里很自豪。因为她要陪我去书店啊。爸爸虽然结识了很多漂亮的女人，但是还没有一个提出过要陪我去书店呢。我只能说她们都是很愚蠢的女人。她们就喜欢上那些时装店啊、美容院啊什么的。也许她们觉得自己是把世界上的一切书都读完了，或者说她们根本就不喜欢读书。反正她们不再进书店了。男人的情况似乎一样。爸爸有几次漫不经心地问我书架上的书，我都懒得搭理他。我可不管他是怎么想的，我当时就脱口而出：“咱们不是一个档次的。”爸爸当时尴尬极了。他说：“你知道，我是很忙的！”哼，借口，大人都会找借口。难道他们没有吃饭的时间和睡觉的时间吗？

花姐说：“米果儿，你在想什么啊？看看你的眉头，那儿好像拴了三只小羊！”

她笑吟吟地问我，我怀疑她一直在偷偷观察我的表情，也许，我心里的那点秘密全被她窥视到了。

